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七回 月老作和事老 二郎收哮天犬

卻說嫦娥雖然兩經歷劫，終成仙體。而對於后羿之事，兀自心含愧作。今聽洞賓問及后羿，先當他有心開玩笑，稍含愠怒，繼見洞賓惶恐情狀，隨也諒解過來，知道他並非故意翻自己的陳賬，因也大大方方地答道：「關於此人，星君原欲將他移至別球。怎奈這人和娑婆樹已經連成一體，彷彿此樹為此人而設，此人又不能離開此樹。欲要解去別處，須得連同那樹一起遷種過去。這事太過麻煩，只好暫緩商量。所以后羿至今，仍在原處。可是星君既有此念，早終要實行罷了。」洞賓聽了，心下方覺釋然。又問：「月老既在仙姬那邊，可能前往灌口，向二郎解釋這事麼？」嫦娥道：「現在就為這事，張果大仙托我和月老交涉，務要請他到灌口來一趟，這倒是月老義不容辭的。我此刻回去，就得首先辦妥這件事，順便也托月老帶個信給二郎，把哮天犬之事告訴他聽。一則替你解了一個圍；二則也是月老勸二郎出來任事的一種措詞。只因他這一走，就連他身邊的哮天犬，都會偷下凡塵。何況還有別人別事，因他一去而受影響的，更不知有多少。他也不能因一時個人的私憤，就把許多公事都拋棄不管，甚至還要害及無辜的好人，如王員外一家，即是其列。二郎為人，最肯負責，最不肯害人。有這一說，管叫他馬上要銷假視事。同時你這重圍也解了，豈非一舉兩得之事麼？」

洞賓大喜，下拜道：「若非仙姬如此關切，我弟子真如困在重圍，一籌難展。但不知何日可到廬山傳授劍法，卻不枉害何大仙姑等得性急麼？」嫦娥一面還禮，一面笑答道：「這是大眾的公事。據張大仙說，道友來歷大是不凡。不但我輩比不上，就是大羅天仙，也沒幾個夠得上的。道友雖還在訪道，但所至之處，都有仙人照應、保護。張大仙也不過盡他個人的心罷了。而且多半還是為元真夫人之事。因為何仙姑失言，激走二郎神，這天他也是廟中的上客。現在大家都在暗庇夫人，他當然也要出些力氣，方見得同道的義氣呢！」嫦娥說畢，嫣然一笑，道聲再見。一霎時彩雲復現面前，嫦娥跨上一步，冉冉上升。俄頃之間，高達天半，還在揮手示意。洞賓送過嫦娥，這才定心定意的住在王家。不覺又過了三天，看看犬精不來，二郎又不見到，又無從打聽消息，倒又弄得莫名其妙起來。

這天晚上用完功課，正想上牀安歇，忽聞隔窗颯然作響，心中一動，向窗外一看，只見一個和尚頭顱，隔著一層薄紙，在窗外探頭探腦地張看。這要在凡人，就再也瞧不清楚，至多望得見黑茸茸的一件東西，已算分眼力了。洞賓的眼光卻與眾不同，既能察見極細之物，又能望到極遠的路。所以隔著紙張，離著多步路遠，還能看得清楚。但他生性忠厚，絕不料人為惡，也不防人作歹。看了一眼，知道沒甚事情，自顧熄燭睡他的覺。誰知隔不多時，窗子又響起來。這一次卻不對了，颯然一聲之後，繼之以刮刺刺一陣子響。洞賓大疑道：「莫非這犬奴又幻化為僧人，前來尋事麼？」心雖然如此想著，卻還不起來。隔著帳子望去，只見一個壯健的和尚，伸著一隻手，把很堅厚的牆垣，如撮土抓灰般扒了一個大洞。和尚便從洞中爬了進來。洞賓這時瞧得清清楚楚，便是那天同來收妖的知圓和尚。想他如此鬼祟，倒也不能不疑他有甚麼歹意。只得跨下牀來，點起油燈，大大方方地和知圓相見。

知圓一見洞賓，卻不說什麼，先打量他身上的這件道袍，然後問道：「呂道兄，貧僧冒昧問一句話。道兄所穿的道袍，可就是那天穿的這一件麼？」洞賓笑道：「我弟子貧到如此，哪裡還有第二件道袍？」知圓又打量了一會兒，又持個燈火，在他身上照了一遍，方欣然道：「是的是的，方才在暗處看不大清楚，以為和那天所穿的顏色不同。如今仔細一瞧，卻看明白了，是一樣的顏色。如今要和道兄商量一件小事，不知可肯答應麼？」洞賓這時，也已料著了七八分的意思，便笑道：「只要與我無損，與和尚有利的，無有不遵命。」知圓笑道：「不能說與你無損，但損失也不能算大。再說得爽快些，就是要你損失，你也不能不允就是了。我老實對你說吧，自從那天和你分別之後，我心中哪一時哪一刻兒放得下……」才說得半句，洞賓忙道：「承情關切，感激之至。」

知圓先是一呆，後來把他的話兒一想，不覺呸了一聲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，我和你萍水之交，哪見得支皆關切於你。我是懸念你的道袍啊！」洞賓這才弄清知圓和尚的來意，也笑了笑：「這也算得關切之一種，因為道袍是小弟身上之物，和尚懸念我的道袍，也是我應當感激的呀。」知圓笑道：「你太客氣了，我僧家只講實在，不談虛話。爽爽快快地告訴你，我從那天起，想到你這道袍，雖然現時穿在你的身上，可深合我的用途。因此我就接連恭候了你幾天，打算等你上牀安睡，我就替你收了回去，代你保管起來，豈不便利？哪知你們當道士的，可說句對不住的話，真是小氣，真不夠交情。區區一件道袍，能值幾何？一天到晚就是連皮帶肉一般，早晨爬起牀，直到晚上睡覺，做夢；大小便，總沒叫他離開一刻時。你看我們當和尚的，誰不曉得是靠菩薩吃飯，也沒見一天到晚，躲在菩薩身邊，捨不得離開。偏你們這批窮道人，看得一件道袍比我們和尚見菩薩還來得緊要，倒難為我一連候了六七天，有時躲在屋脊上，有時挨在牆腳邊。有一天，竟在你的帳子頂上望了大半夜。你要不信麼，我還找幾件憑據給你瞧瞧。當我挨在牆邊這一天，不是王員外派人送果子給你。你吃了一個杏子，把餘下的分贈下人們，這事可有？當我坐在你帳頂這天，你在天井內，和一個女人講了許多見神見鬼兒的話。什麼二郎神咧、鐵拐李咧，還有什麼夫人、什麼土地，講得好不起勁兒。」

「呂道兄，請你告訴我，這女子是誰？怎麼不見他從門外進來，也不見你邀他進來坐地。後來是怎生出去的？怎麼我一點兒也看不到。難道也像我小僧這般，有些飛簷走壁的技能麼？再不然，許是你修道修出魔來，弄出什麼妖怪鬼魅來捉弄你麼？呂道友，我倒替你著實實地擔心。」

洞賓聽了他這番不倫不類尖酸刻薄的話，真覺好笑又好氣，便笑答道：「這倒真個大費你的盛情了。我倒很想把這女子的姓氏來歷說給你聽。無奈你做了和尚，看得自己衣食父母的菩薩，還不曉得敬禮。甚至看得菩薩還不及我們道士的一件道袍。那麼，對於毫無關係的神仙，你還知道尊重麼？與其說了出來，受你一場奚落，還不如不說為是。須知仙法廣大，斷斷不是怕你奚落，是恐增添你的口過，加深你的罪孽。我貧道心中，萬萬不能過得去。所以要說還忍，只好對你不住，恕不奉告了。」

知圓見說，卻也不氣，仍是笑容滿面地說道：「這些全是空話，談也無用。還是對你說句老實話吧，以後我才曉得你這小氣派頭。無論如何，休想脫下這件道袍。也許你身無長物，只有這一領道袍，所以沒法子脫下來，或者竟連內衣都沒有一件，因此脫不下來，這都很難說。總而言之，你這道袍，是一定不肯割下的了。」

洞賓大笑道：「說也惶恐，上人所言貧道的窮態，如描如畫，又如親眼目睹一般。好在君子固窮，窮也何害？只要眼光放遠些，氣量大些，不要眼熟人家的財物，不要偷盜人家的東西，哪怕是窮得連道袍都沒有，也不要緊。若像有種無恥之輩，眼中見不得一些稀罕物件，一入他的眼睛，便千方百計圖謀到手，甚至為賊為盜，也所不惜。這等人，即使富可敵國，橫豎品行掃地，連人類的資格都挨不進去。這等富厚，有何用處咧？」

知圓也笑道：「你倒會罵人，須知人到我們這樣的程度，真是獎罵賞罰，一無效用，最是考究個實在的利益。盡你怎說怎好，我還是我行我素。當時我回到寺中，想了許多時候，才給我得了一個很好的主意。這主意還須分兩層作法：第一步，是軟功。就如現在你我相見的情形。我再向你施下一禮，說一聲：『呂道友，對不住，可肯將尊袍見賜？貧僧備有白銀百兩，足夠制得同樣道袍多二件，比算起來，對於道友似亦無甚麼大損失。』道友如一口允許了，我倆還可作個方外至交，彼此稱兄道弟，永久不斷的好交道。這是何等的美好？」洞賓點頭笑道：「那第二層辦法呢？」

知圓一聲不響，挺出大圓烏珠，在室中瞧了一會兒，忽然瞧見牆下有孩子玩耍的紙球，大小共是四個。知圓拾在手中，排成一串兒，張口一吹，一個個吹向牆壁，打穿一個壁洞，四球都從孔中穿出。洞賓大驚，自思：「這真是實在的功夫，絕非虛假邪巧的妖法可比。我的道袍雖說可御刀兵水火，但不知這等功夫，可能抵擋得住？」正想咧，知圓忽地回轉臉來，向他睜睜嚶嚶地一笑，跟手兒一聲咳，吐出一口痰來。痰著地板，板上頓穿一個洞。這痰便沿著洞邊，慢慢地黏黏連連流將下去。

洞賓雖在師父身邊受過幾年仙道，懂得許多玄理，卻從來不曾看見這等武術功夫。心中越發驚駭，面上卻不肯示弱。不等知圓啟口，先從從容容地笑道：「想不到上人還有這等本領。大概還是三五歲小孩子的時候學就的玩意兒麼？倒可惜了你不該身入佛門，枉負你一番好身手。須知佛法無邊，憑你多大本領，怎經得佛法一嘻笑，一彈指，怕不立成灰燼。假如你不入佛門，只和常人比長較短長玩一下子，哈哈，不是我貧道當甲恭維你，總不能說天下無敵，可也不容易找得這麼七八個出來咧。但這並不干貧道之事。剛才承你賜示兩種玩意兒，大概就是天上人說的硬做之一斑。大概說貧道要是不識好歹，不中抬舉，一定敝帚自珍，不將道袍奉獻，那麼上人就可以施之牆壁地板者，施之於貧道血肉之軀。可是麼？論理，貧道出家之始，一點本領都沒有。而上人的真實功夫，厲害得如此地步。雙雙相比，只當以卵敵石。貧道明知無辜，而且抗爭的結果，少不得仍要奉獻道袍，那何必多此一舉呢？還不如老老實實，在在行行，遵照你的軟做辦法，趕緊脫下道袍，雙手奉贈，還可領你百兩白銀的酬報，比較值得多了。但恨貧道此袍，並非人工所成，也非本人所有，乃家師雲房先生所賜，以御刀兵水火之用。所以出門至今，未敢一刻脫離。正因為它有這許多好處，大抵上人所以愛它，也就在這些上頭。而貧道所以不敢輕易奉送，也就是這個原因。但上人專誠為此而來，辛苦多日，至不惜身為盜賊，拼此區區一袍，也很可作得此袍唯一知己了。貧道雖為此袍的主人，卻還不知它的效用究竟有多大。據家師言，能御刀兵水火，但不知除了刀兵水火之外，還可能抵擋如上手中的紙球，和口中的痰沫否？所以貧道惶恐萬分，自愧還不能算得它的知己。如今貧道卻想得一個彼此和平解決的辦法，也不必規定紙球、痰沫，但請上人施展生平全才，將此袍盡力毀損。如一經尊技，馬上碎裂，那麼此一襲破袍，貧道得之無用，上人如此體面，自然更用它不著了，這問題便解決了。反轉來說，若是上人這樣本領，這般勇武，竟不能損壞道袍，可見貧道不必有上人這般才技，只賴區區一袍，已可制勝上人。上人縱有千萬隻手，能擲萬千鐵球；有千百張口，能吐無數痰沫，徒然為此袍所笑，上人又如何能夠將它披在身上呢？這樣，問題又可解決了。上人，你瞧，這等辦法，還公允妥當麼？」

知圓聽了，更不答話，袖出寶劍，直刺洞賓。洞賓身無利器，只把道袍作護身的鎧甲，躲閃避拒。誰想知圓又恐傷及道袍，只揀袍子遮不到的地方刺去。虧得洞賓乖巧靈便，可避則避；不可避時，總用道袍採遮。往來刺擊了幾個回合，忽聽「兵」的一聲，知圓的劍鋒誤觸袍袖，火光迸發，劍鋒立折。知圓不覺大驚，卻又越愛惜道袍了。咬牙恨道：「我如今先刺瞎了你的兩眼，看你還有方法躲避麼？」且言且從袋中掏出一把匕首來，向洞賓兩眼刺去。

洞賓心中也最怕他這一著兒，見一道亮光，向眼睛奔來。慌忙要避，已是來不及了。由不得啊呀一聲，往後便倒。知圓大喜，正要上前來剝他的道袍。洞賓卻也矯健，等他來近，忽地一躍而起，繞過二張方桌的後面，從此可以逃出門外。洞賓心生一計，把方桌一推，推了下去，攔住知圓去路，方得脫身逃出門來。知圓大怒，一腳踢開方桌，用力過猛，把方桌踢得粉碎，桌面桌腿兒飛到各處，又打倒了一道粉牆。隨後知圓也追了出來，一陣大鬧，早把王家全體人等一齊驚起，燈籠火把，照耀而出。王員外見一僧一道如此悶鬥，只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，高叫道：「兩位師父有話好說，為的什麼事情，說來大家商量，沒有說不明白的，千萬不要動手。」二人打得熱鬧，哪裡聽得入耳。

此時洞賓全賴道袍遮掩，連逃走的路子都沒有了。幸而知圓的匕首又傷在道袍的袖口，只能赤手空拳，揀他頭臉足部攻擊。有時誤中道袍，宛如碰在極堅厚的鋼鐵上面。雖然練過功夫的人禁得起痛苦，究竟身子是血肉所成，怎能和鋼鐵相抗？一連幾下，倒也很吃了些小虧。這面洞賓卻計窮力竭，再難支持了。

正在性命交關的當兒，猛可地空中一陣子狗吠。王員外夫婦嚇得蹲下地去，只叫天爺爺救命，狗精又來報仇來了。洞賓和知圓卻明明聽得有人在那裡叱道：「孽畜，闖了大禍，還敢叫吵！」二人聽得清楚，不由都抬頭一望，一眨眼間，一位金甲神人，帶著一犬自天而下。神人見洞賓戰不過知圓，忽地伸出一足，把洞賓踢起半空，瞬息不見了。再伸一手，將知圓扯住，交給那隻跟來的狗，吩咐道：「帶他去報國寺，交他師父。我隨後就來。」那犬狂叫一聲，咬住知圓的腿。知圓認識就是那天行逐的哮天犬，便知金甲尊神，必是犬的主人二郎神。心中一慌，全身的武功，不知嚇到哪兒去了。被那犬連咬幾口，血流如注，痛苦難言，大叫饒命。二郎叱道：「不必咬他，這等做賊的人，血肉都不乾淨，不怕污了你的狗嘴。」那哮天犬便又叫了一聲，猛地把知圓扛起來，縱入半空，直奔報國寺而去。

不知二郎對王員外有何吩咐，知圓、洞賓二人性命如何？

卻看下回分解。